

文化屬性 與華裔 美國文學

單德興 · 何文敬 主編



文化屬性與 華裔美國文學

主 編
單德興・何文敬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

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

© 本書版權屬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發行人／許嘉猷

主編／單德興・何文敬

助理編輯／陳雪美

校對／江美寶・葉長青・盧德瑤

封面設計／黃金鐘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出版地／中華民國臺北市

初版一刷／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單德興・何文敬主編．

--初版．--臺北市：中研院歐美所，1994[民 83]

247 面；22.7 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671-263-7 (精裝)

ISBN 957-671-264-5 (平裝)

1. 美國文學—評論

874.2

83009419

本書於中華民國臺北市印刷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

定價／精裝新臺幣 250 元・美金 15 元(含平郵)

平裝新臺幣 200 元・美金 10 元(含平郵)

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

緒 論

單德興

在晚近的文學／文化研究中，「屬性」(identity)——如族裔屬性 (ethnic identity)、國家／民族屬性 (national identity)、性別屬性 (gender identity)、階級屬性 (class identity)、文化屬性 (cultural identity) 等——成為眾所矚目的議題。而在華裔美國文學的脈絡中，「文化屬性」無疑是作者／讀者／批評家／理論家必須時時面對與省思的問題。因此，一九九三年二月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主辦「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可謂具有特殊意義。

就美國文學 (史) 的脈絡而言，不同時空的文學作家、讀者、研究者、文選家、文學史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來 (重新) 建構美國文學 (史)。他們一方面不滿意且有心背離以往的文學典律 (canon)，另一方面多少重複了以往文學典律及其中所隱含的不平等權力關係和建制意義。這種「反動與重演」(“re[-]acting”) 的現象於一九八〇、九〇年代尤其顯著。只要稍微留意近年的重建美國文學運動 (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terature)，以及各類美國文學史的重寫、文學選集的編撰、課程的設計、學術期刊的發行、研究中心的設立，甚至人員的聘雇等，大抵會同意上述的看法。

在重建美國文學 (史) 的過程中，除了對於以往文學典律的重新展現外，尤其具有意義的就是從不同族裔、文化的立場及角度，來觀察號稱多族裔、多文化的美國在文學上的表現。華裔美國文學經過多年的蟄伏——更精確地說，如同華裔人士在美國主

流社會的歷史中一樣，華裔美國文學在美國的文學史中也一向被消音（silenced）、滅跡（erased）——終能在近年來逐漸冒現（emerge）。由於華裔美國作家（其中有很大比例是女性作家）的辛勤耕耘，使得華裔美國文學不僅在文學市場上得到一般大眾的支持，也在學術研究方面獲得學者的青睞，尤其在晚近新編的美國文學史及文學選集中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呈現。前者如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與譚恩美（Amy Tan）的作品成為長銷書及暢銷書，朱路易的《喫一碗茶》（Louis Chu, *Eat a Bowl of Tea*）、譚恩美的《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黃哲倫的《蝴蝶君》（David Henry Hwang, *M. Butterfly*）改編成電影；後者如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哥倫比亞版美利堅合眾國文學史》（*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對於包含華裔美國文學在內的亞裔美國文學的呈現，以及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希斯美國文學選集》（*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所收錄的華裔美國文學作品。

對於華裔美國文學的「『重』視」（看「重」與「重」新觀察、定位）或“re[-]visioning”（「修訂」與「再看」），體現了重建美國文學運動對於過往的典律以及中心／邊緣關係的質疑與挑戰。由於其中涉及迥異於美國主流社會（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族、新教徒、男性）的族裔、階級、文化、性別等議題，因而提供了許多可資探討的空間。換言之，正由於華裔美國文學與主流美國文學的差異，及由此差異所產生的張力，加以其他因素的介入，使其在當今的美國文學研究中占有一己的獨特位置。值得玩味的是，這些大多以英文撰寫的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雖然與傳統的美國文學研究相比是處於邊緣、弱勢的地位，但在華裔美國文學研究的脈絡中卻居於中心、強勢的地位。相形之下，在美國領土之外（如臺灣）、以其他語文（如中文）所撰寫的有關華裔美國文學的論述，則處於邊緣與弱勢的地位；而與傳統主流美國文學相比，似乎順理成章地處於邊緣的邊緣、弱勢的弱勢。然而，簡

中情況恐非如此單純。

首先就華裔美國作家而言，雖然他們對於美國與中國的認同及態度不一而足，甚至同一人（如趙健秀 [Frank Chin]）在不同時空下也有著不同的認同感，但是這些作家和作品中存在著所謂雙文化（biculturalism）的特色則是不容否認的——不管這些特色在經過誤認、扭曲、挪用之後可能變得多麼曖昧可疑。質言之，這些以英文撰寫、於美國出版的作品，無論是作者企圖訴諸中國文學傳統以建立一個亞裔／華裔美國文學傳統（如晚近的趙健秀），或被批評為在作品中強調異己（the Other）與異域色彩（exoticism）而投白人主流社會之所好（如被趙健秀指名批判的湯亭亭、譚恩美、黃哲倫），在作者的主觀認定及讀者的實際閱讀上，都難以擺脫中美雙重文化的特色。

再就臺灣地區的讀者——尤其是研究者——而言，以其英美文學的訓練及對於外國文學的接觸，加以耳濡目染的中華文化，若對新近冒現的華裔美國文學（及由此而衍生的其他文化成品）提供有別於美國地區其他族裔學者的讀法，可謂事屬尋常。然而，在面對具有中文互文（Chinese intertexts）的華裔美國文學時，心態上更宜謹慎，避免以中華文化的主流及正統自居，以中華文化、文學真確的（authentic）、權威的（authoritative）、專斷的（authoritarian）詮釋者自許，而將一己的或自己習以為常的說法及詮釋強行加諸另一時空下以另一語文創作的作者及作品。比較穩妥的作法也許是，在面對公認具有雙文化的文本時，以有別於美國文化的另一軸的中華文化作為參考架構，以他類（alternative）的方式和角度從事閱讀，在華裔美國文本中發掘出更多不同的意義。換言之，就是以特定的發言位置及其族裔、語文環境所含藏的特有資源（尤其是文化資源），進行另一種方式的解讀，至於其中涉及的文本和文化的旅行與翻譯／誤譯現象，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就此而言，不論因為華裔／亞裔美國文學研究打一開始便著

重其歷史及社會脈絡（證諸金伊蓮一九八二年的奠基之作《亞裔美國文學及其社會脈絡》[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或者由於晚近理論的崛興而重視歷史化（historicization）與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都可以看出對於這方面的重視。所以，美國本土的華人研究固然對於華裔美國文學／文化研究很重要，其他地區有關華裔美國移民史及移民社會的研究也有值得參考借鏡之處。而在華人文化的觀察或移民的研究中，有許多中文資料特別有利於具有此一背景的學者，據以提出不同的研究成果。當然，正如一些歷史學者（如王賡武）和人類學者（如葉春榮）所提醒的，從事所謂的海外華人研究時，不宜再將其只當成漢人社會的延伸，而應注意其與當地社會之互動。

顧名思義，華裔美國文學雖然與中國文學及華文文學有關，但其原本就是美國文學，這點也反映在臺灣地區有關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上。首先，由本書所附錄的〈臺灣地區華裔美國文學書目提要〉可以清楚看出，撰寫論文者幾乎全為外文系或英美語文學系出身。就研究方法而言，除了傳統的文本分析外，正如本論文集集中大多數論文及其他若干論文所顯示的，在這些研究中許多援引了晚近的歐美理論作為解讀文本的方法。再就華裔美國文學此一猶自相當弱勢的美國文學而言，當今流行的多種弱勢論述或後殖民論述也可作為批評時的奧援。更何況身處理論論述上弱勢地位的臺灣地區學者，在閱讀及應用弱勢論述或後殖民論述時當有著更深的感受與體會。而這種看似弱勢的地位及邊緣性可以衍生為特殊的發言位置與批評實踐。

在此思維方式之下，本論文集至少具有下列數重意義。首先，在以往國內外的研討會中，華裔美國文學或者以單篇出現，或者只是研討會中的一個或數個場次，從未有整個研討會完全投注於此一美國弱勢族裔文學之研究，所以這次會議標舉「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為所有論文及座談會的主題，實為開創之舉，而

議題的集中更是國內以往會議所罕見。其次，以往有關華裔美國文學研究的論文以英文發表者居多，而此次會議論文雖有兩篇以英文在會場宣讀，但都已翻譯成中文連同其他論文結集出版，是在國內前輩學者提倡英美文學研究中文文化、本土化的努力下的進一步展現。第三，就論文本身而言，作者們也多能將晚近的理論應用於華裔美國文學的文本分析中，在理論與文本的交相作用下提供個人的詮釋，充分顯示對於理論、文本、脈絡的熟稔。因此，這次在臺灣地區以中文舉行的第一次全部投注於華裔美國文學的學術會議，顯示了本地區學者以有別於美國中心的發言位置，積極介入華裔美國文學此一新近冒現的文學之具體作為。相信本地學者若能善加利用本身特有的文化資源，輔以理論的探討及細緻的文本分析，當可如同華裔美國文學為美國文學提供他類一般，也為華裔美國文學創造出他類研究，並拓展華裔美國文化研究的範疇。

以下依序介紹本論文集成的論文要點。就討論的作家而言，有關湯亭亭的論文在七篇中占了四篇（而附錄的書目中國內六篇有關華裔美國文學的碩士論文對於湯亭亭的討論也占了五篇），由此可見湯亭亭在國內學術界走紅的情形。筆者的〈析論湯亭亭的文化認同〉根據湯亭亭在不同作品及場合中有關自我認定的論述，以及與趙健秀的對比，暫時建構出其文化認同，並強調認同之「暫時性、流變性、想像性、建構性」。張敬珏（King-Kok Cheung）女士的論文〈說故事：湯亭亭《金山勇士》中的對抗記憶〉（原以英文“Talk-Story: Counter-Memory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宣讀，由筆者中譯並經作者本人仔細校正），以傅柯「對抗記憶」（Michel Foucault, “counter-memory”）的觀念，來討論湯亭亭在《金山勇士》中如何透過說故事以對抗美國主流社會對於歷史的說法。張小虹女士的〈雜種猴子：解／構族裔本源與文化傳承〉綜合若干後現代族裔屬性與「雜種主體」（“hybrid subject”）的理論，以湯亭亭的《猴行者：

他的偽書》來「闡釋後結構主義、少數族裔論述與女性主義間的互動與衝突」。康士林 (Nicholas Koss) 先生的論文〈七十二變說原形——《猴行者：他的偽書》中的文化屬性〉(原以英文 “Will the Real Wittman Ah Sing Please Stand Up’: Cultural Identity in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宣讀，由謝惠英女士中譯)，則以具體的文本分析，來討論同一部作品。何文敬先生的〈延續與斷裂：朱路易《啜一碗茶》裏的文化屬性〉根據霍爾 (Stuart Hall) 的屬性與文化屬性理論，探討朱路易《啜一碗茶》中的「種族／族群、階級、性別、國家／民族等文化屬性，以及華埠社群結構和屬性的延續與變遷」。李有成先生的〈《唐老亞》中的記憶政治〉綜合後殖民論述中多位重要理論家的觀點，分析趙健秀近期的小說《唐老亞》(*Donald Duk*, 1991) 中的記憶政治。廖炳惠先生的〈游離族群與文化認同：試論黃哲倫的《航行記》〉則分析黃哲倫近期的劇作《航行記》(*The Voyage*, 1992)，並與他以往的作品《蝴蝶君》和《剛下船的中國移民》(*FOB*) 對照，以「闡明文化認同在不斷形成與解構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新面貌」。所有論文均按照本所論文出版之規定，送請兩位學者以匿名方式審查通過。審查意見中如有任何建議也交由原作者作為修訂之參考，於修改後刊出。

與本所以往出版的文學論文集相較之下，本論文集新添了三項特色：座談會紀錄、訪談錄及書目提要。為了使與會的學者專家有更多的時間參與討論，此次會議首度嘗試不事先安排論文講評人，而在宣讀完論文之後，把所有的時間留作會場討論之用。原先作此有異慣例的安排時，不免擔心冷場，但事實證明這是多慮了，會場討論的情況十分熱烈，往往到預定結束時間還無法讓有意發言的人士全部發言。而座談會的舉行雖然依然無法讓所有在場人士暢所欲言，但多少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而發言的多樣性也擴展了此次會議的關懷與視野。

座談會由政治大學英語系李文彬先生主持。四位引言人都是

國內的一時之選：歷史學家張存武先生多年從事海外華人研究，創立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並擔任首任會長，目前積極從事海外華人的史料蒐集；陳長房先生鑽研英美及第三世界文學與理論多年，並發表過有關湯亭亭和摩理遜（Toni Morrison）的比較之論文；廖咸浩先生熟悉當前的文學／文化理論，對於國族、屬性等問題一向頗為關切；林茂竹先生於一九八七年以華裔美國文學研究取得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學位，是國內學者的第一人，回國至今發表有關華裔美國文學論文篇數之多也是第一人。從這些學者專家由不同角度所提供的引言，除了延續並擴展前幾場論文發表會之外，也為座談會本身提供了豐富多樣的思考空間。而與會人士的熱烈參與發言，更為此次會議劃下了完美的句點。

為了這次會議的召開，筆者趁一九九二年夏天出國之便邀請亞裔美國文學拓荒者之一的張敬珏博士於會中宣讀論文，並在《中外文學》的全力支持下，對張敬珏博士進行書面訪談，訪談錄之英文稿由筆者中譯，經受訪人仔細修訂後，刊登於會議同月的《中外文學》。因此，這篇訪談錄透過本地學者與華裔美國文學批評家的對話，在會議之前適時提供國內學者有關這方面的若干思維及晚近美國地區的研究情況，為本次會議增添了國際化的色彩及作用。編輯委員會決定將此訪談錄收入本論文集，以便讀者與本次會議的多篇論文及座談會紀錄對照，進而瞭解此一互動可能具有的深切意義。

在研究方面，尤其是考掘方面，書目的編纂一向占有重要的地位，以美國文學史為例，《劍橋版美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17-21）和《美利堅合眾國文學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1953, 1963, 1974）的書目為當時的美國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及研究取向。就亞裔美國文學研究而言，張敬珏博士於一九八八年由美國現代語文學會出版的《亞裔美國文學書目提要》（*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不但具有開疆闢土的

歷史性意義，對於後人實際研究時也頗具指引之功。至於本書附錄的〈臺灣地區華裔美國文學書目提要〉，由於論文集的性質及篇幅之故，既無法也不必如該書般周詳，而僅限於臺灣地區已出版的學術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研究所的學位論文。為務求書目資料之完整，我們將初步蒐得的條目寄給國內研究華裔美國文學的學者專家以及各外文／英語研究所所長，請其過目並補充，承蒙陳永昭所長、鍾玲所長、林茂竹先生、康士林先生、王心玲女士、張小虹女士、張妮娜女士、劉紀雯女士等熱心提供資料及協助，特此致謝。雖然疏漏之處在所難免，但作為臺灣地區第一份有關華裔美國文學研究的學術論文書目，一則可以作為學者／學生進一步研究的參考，再則可以使讀者對於臺灣地區有關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狀況有一概略的認識。這些論文不但顯示身為後起之秀的華裔美國文學在本地的外國文學研究中冒現的情況，而且由一九九〇年代的六篇碩士論文可以看出，這種新興的研究興趣與取向也在下一代中展現。此外，由此書目也可附帶看出本次會議及其論文在質、量和議題方面所具有的意義。

在此要感謝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前後兩任所長魏良才先生、許嘉猷先生對於此項會議及論文集的全力支持，所有論文撰稿人、主持人、座談會引言人、論文審查人的貢獻心智，與會學者專家的熱心參與，人文組同仁（尤其是李有成先生、何文敬先生、紀元文先生）及助理葉長青先生、江美寶小姐、盧德瑤小姐、張家惠小姐的鼎力協助，並特別感謝助理編輯陳雪美小姐，從文章的輸入電腦、編輯、校對，以及書目資料蒐集各方面都兢兢業業，使本書得以目前的面貌問世。

本書收錄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於一九九三年二月主辦之「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論文七篇及座談會紀錄，並附錄訪談錄一篇及書目提要一份。身處雙文化背景（或夾縫）的華裔美國作家，在成長及創作過程中，時時面對的就是自己的屬性、身分、認同的問題，其中尤以文化屬性（cultural identity）最爲錯綜複雜。此次研討會爲國內外首度完全以華裔美國文學爲主題的學術會議，以「文化屬性」爲議題不但緊扣華裔美國文學的旨趣，也符合晚近之學術思潮。

七篇論文分別探討華裔美國重要作家（湯亭亭、朱路易、趙健秀、黃哲倫）及其作品中所透露的認同、種族、性別、國族等文化屬性問題，大多綜合了理論的思維及文本的分析，實爲截至目前有關華裔美國文學出版品中主題最集中的論文集。座談會內容的多樣性也擴展了會議的關懷與視野。附錄之一的〈張敬珪訪談錄〉以本地學者與華裔美國學者的對話，提供美國地區相關的研究情形；附錄之二的〈臺灣地區華裔美國文學書目提要〉，首度蒐集臺灣地區已出版的學術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研究所的學位論文，逐一撰寫提要，以供有興趣的人士參考，並顯示本地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情況。

全書出版過程嚴謹，爲臺灣地區學者對於華裔美國文學的深入省思及具體貢獻。

目錄

緒論	單德興	vii
✓析論湯亭亭的文化認同	單德興	1
✓說故事：湯亭亭《金山勇士》中的對抗記憶	張敬珏	25
✓雜種猴子：解／構族裔本源與文化傳承	張小虹	39
✓七十二變說原形—— 《猴行者：他的偽書》中的文化屬性	康士林	61
✓延續與斷裂： 朱路易《喫一碗茶》裏的文化屬性	何文敬	89
✓《唐老亞》中的記憶政治	李有成	115
✓游離族群與文化認同： 試論黃哲倫的《航行記》	廖炳惠	133
✓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座談會		151
附錄		
✓張敬珏訪談錄	單德興	177
✓臺灣地區華裔美國文學書目提要	單德興	195
撰稿人簡介		209
中英索引		211
英中索引		223

《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

單德興・何文敬主編

臺灣，臺北，一九九四年，頁1-24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析論湯亭亭的文化認同

單德興

“... all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across difference and begins to live with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Stuart Hall, “Minimal Selves”

在華裔美國作家中，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無疑是自一九七〇年代後期以來，最令人矚目的一位。其作品暢銷於文學市場且普獲好評。^①至於她在美國文學／文化研究中的地位與分量，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一次訪談中，湯亭亭引用美國東

①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女戰士：一個女孩在群鬼間的生活憶往》（*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是該年美國國家書評團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非小說類的得主；一九八〇年出版的《金山勇士》（*China Men*）得到美國國家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美國國家書評團獎，並獲普立茲獎提名；一九八九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猴行者：他的偽書》（*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獲得該年美國筆會的小說獎（PEN Fiction Award）。

部兩位教師的話說：「我是當今活著的作家中，作品在大學被講授最多的一位」（1989-90: 68）。《亞裔美國文學書目提要》的編者張敬珏（King-Kok Cheu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88）接受筆者訪談時也指出：「湯亭亭的《女戰士》是美國大學校園裏當代還活著的美國作家的作品中最常被採用作教材的」（1993: 105）。而根據湯亭亭本人及其訪談者的說法，她的作品不但跨越了大學裏文學研究的範疇（講授她作品的除了文學系之外，還包括美國研究、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婦女研究、黑人研究等），連美國高中也有講授她作品的（1989-90: 67）。此外，近四十年來的美國文學史代表作——艾理特主編的《哥倫比亞版美利堅合眾國文學史》（Emory Elliott, et al., eds.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中，除了有韓裔美國文學批評家金伊蓮專章討論〈亞裔美國文學〉（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811-21）之外，此章及全書計有八處提到湯亭亭和她的作品。至於多年來以「重建美國文學」為職志的勞特（Paul Lauter），在其以修正主義的觀點所編輯的兩巨冊《希斯美國文學選集》（*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90）中所收錄的華裔美國文學作品，除了拘囚於天使島（Angel Island）的早期華裔移民在木屋板壁上的題詩之外，就是湯亭亭《女戰士》中的〈白虎〉（“White Tigers”）一章（II: 2095-2115）。因此，湯亭亭在許多美國學者與讀者心目中，儼然成為華裔美國文學的代表。

就美國文學建制與文學典律而言，至少近半個世紀以來給人的一般印象是以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族、新教徒、男性、東部作家為主流，而生長於美國西部加州的華裔第二代女作家湯亭亭恰恰與上述的文學典律完全相反，卻能在十數年間聲勢如此壯大，在市場價值和學術建制兩方面得到相當穩固的地位。她之所以能在通俗的文學市場及嚴肅的學術研究中都受人矚目，其社會、歷史、政治及文化脈絡當然與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美國對於種族平等

和性別平等的訴求，以及此訴求在學術、政治、社會諸脈絡中逐漸得勢密切相關（一九七〇年代後期開始嶄露頭角的湯亭亭就經常被視為六〇年代的產物）。她成名的另一個重大因素，無可諱言的，則是身為作家的湯亭亭善於利用個人特殊的雙文化背景（bicultural background），以主流社會的語言（英文）來運用／據用、轉化、改編、重組甚或扭曲主要是聽自母親的、具有異域色彩的「故事」。她的這種手法曾被一些人批評為投白人之所好、迎合美國主流社會對在美華人的刻板印象。^②換言之，相對於美國白人男性霸權的主流社會及文學典律，湯亭亭的作品提供了異域、異族、異性、異文化的色彩。與此息息相關的當然就是她的文化認同／屬性問題。

文化認同的問題原本便不單純，對身處雙重文化宰制下的美國弱勢族裔女作家湯亭亭而言，情形益為複雜。她的作品除了上

②如劉紹銘就曾以「故事新編」（1983: 67-81）來形容湯亭亭的手法，並對於她的改編頗表不滿。同為華裔美國作家的趙健秀（Frank Chin）更以中英對照的方式將所謂的〈木蘭詩二首〉全文刊出（1991: 4-6），並據此「原本」痛斥湯亭亭的作假，指控她與譚恩美（Amy Tan）、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等人為了討好白人，背棄、出賣自己的文化傳統，因而被排除在趙健秀等人合編的《大哎呀！：華裔與日裔美國文學選集》（*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之外。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趙健秀雖然宣稱「此處我們提出最佳的證據，此民歌本身的中文及英譯的確鑿事實」（4），但他對此詩的理解顯然值得商榷。經比對發現，趙健秀引用的中文根據的是中文版的《葵暉集》，連全詩六十四處的標點也無一處不同，但在題目上卻犯了一個大錯。中文版《葵暉集》標明為「木蘭詩二首（錄一）」，並將原詩分為兩大節（36），趙健秀引用時卻把此二節誤為二首，以致在標題上依然襲用「木蘭詩二首」。其次，趙健秀的英譯也未按照英文版《葵暉集》的譯文（譯者為倪豪士 [William H. Nienhauser, Jr.]）或其他四種英譯（譯者分別為 Charles Budd, W. A. P. Martin, Arthur Waley, Weng Xian-liang, in Lü, pp. 108-18），以致前四句「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竟譯成 “Sniffle sniffle, sigh sniffle sniffle. / Fa Mulan sniffs like her loom. / Do not ask how the shuttle shifts. / Do ask why a girl cries herself sick”（5）。換言之，趙健秀所根據的「確鑿事實」本身就衍生出許多疑義。